

## 团圆饭

吴爱芹(梁山)

每年春节,在外的儿女都往家赶,后备箱塞得满满当当,牛奶、补品、烟酒、新衣……我们总以为,带够了东西就是孝顺,回了家就是团圆。可我们却从来没有细想过,那一顿热热闹闹的团圆饭,老爸老妈到底为我们付出了多少。

他们年纪大了,腰弯了,腿脚也不灵便,可只要听说孩子们回家,就一趟趟赶往菜市场买菜,精挑细选,冰箱被填得满满当当,全是儿女从小到大爱吃的那一口。

等孩子们陆续回到了家,他们更是舍不得让你动一下手。你在客厅里看电视、唠家常,舒舒服服像个客人;他们一头扎进厨房,择菜、洗菜、切菜、炒菜,锅碗瓢盆忙个不停。一站就是大半天,腰酸了、肩膀僵了、腿也麻了,却从来不说一声累,也不喊一句疼,只心疼你一年到头在外奔波的辛苦,怕耽误你休息,怕

你受累。

饭菜端上桌,看你吃得香甜,他们便笑得开心。所有的辛苦忙碌,在那一刻好像都值了。吃完饭,你刚想起身收拾,他们连忙摆手:“不用不用,你们歇着,我来。”

等你要回去了,他们又会把你的车重新塞得满满当当。蒸好的馒头、煮好的肉,能装的全都装上,直到后备箱挤得再也关不上。他们平时从不说想你,怕耽误你工作、怕你为难,可那些东西,全是牵挂和藏也藏不住的爱。

我们一路长大,一路远行,却常常忘了,父母也在慢慢变老。别再把回家当成一场短暂的做客,别再把团圆饭只剩父母在默默操劳。真正的孝顺,是不再做那个坐等吃饭的孩子,而是学着成为撑起家的大人。多搭把手,多心疼一分,多陪伴一刻,才是给父母最好的回报。

## 闹元宵 跑百病

王雨熠(任城)

在梁山县黄河滩区,小年的规矩与别处不同。别处把腊月二十三当作小年,滩区的百姓认定,正月十五才是真正的小年。这一天没有元宵甜糯,没有花灯璀璨,只有黄河风吹过屋檐的朴素烟火,那是刻在滩区百姓骨子里的最踏实的年味,也藏着我一生难忘的故乡记忆。

黄河滩区百姓的日子,依着河水涨落,顺着四季流转,连过年的规矩都带着泥土的厚重。天刚蒙蒙亮,母亲就起身忙碌,小年的序幕,从一顿素水饺拉开。这水饺必须是素馅,白菜、萝卜、粉条,清清爽爽,没有半点荤腥。母亲说,素水饺寓意一家人平平安安、清清静静。我们兄妹几个围在桌边,小口吃着素水饺,心里满是欢喜。

小年的午饭,三样吃食缺一不可,每一样都藏着滩区人的美好祝愿。

首当其冲的是花糕。这花糕不是正月十五新蒸的,而是腊月二十九蒸年馍时一并做好,靠着寒冬的低温,从年尾存到年头。白面与红枣层层叠叠,一层面铺一层枣,层层往上擦,越擦越高。蒸好的花糕敦实厚重,枣香混着麦香,醇厚绵长。母亲总说,小年吃花糕,幸福节节高。这层层叠叠的花糕,擦的是日子,盼的是年年向上、岁岁安康。咬一口,面香软糯,红枣甘甜,那是岁月沉淀的味道,是母亲藏在面食里的深情。

另外两样,是隔年瓜与隔年藕,那是地窖里藏了一冬的珍宝。没有冰箱的年代,冬瓜

与藕挖出来后,便储存在地窖里,留到正月十五。隔年瓜是硕大的冬瓜,往年家境好些的,炖上几块肉,香气四溢;家境普通的,就用粉条炖冬瓜,多放几勺豆油,油光锃亮,同样暖心暖胃。老人们常念叨,吃了隔年瓜,活到八十八。隔年藕是白莲藕,洁白脆嫩,寓意吃了隔年藕,活到九十九。一瓜一藕,一八一九,没有华丽的祝福,只有最朴素的长寿期盼。

别处正月十五闹花灯,我们滩区的夜晚,自有独特的浪漫。没有精致的灯笼,没有华丽的彩灯,家家户户拿出破旧的炊帚,在把手处系上一米长的麻绳,带到黄河岸边点燃。小小的火把燃起,橘红色的火苗在寒风中跳动。我们攥着麻绳,用力旋转几圈,再奋力抛向空中,看火把划过漆黑的夜空,像一颗流星,坠向黄河水面。全村的年轻人聚在岸边,一边抛火把,一边齐声念诵:“火驱千种病,威光扫瘴烟。”火光映红了一张张年轻的脸庞,笑声、喊声混着黄河水的涛声,在夜色里回荡。这简陋的火把,就是滩区人的花灯,没有繁华,却足够热烈。

如今离开家乡多年,走过不少地方,见过各式各样的年俗,吃过琳琅满目的美食,可最难忘的,还是黄河滩区的正月十五。那素水饺的清新、花糕的香甜、隔年瓜与隔年藕的醇厚,那袅袅炊烟,那点点火把,那奔跑的身影,早已深深烙在我的记忆里。

## 品味年味

耿金凤(济南)

年岁渐长,我反倒越来越不喜欢过年了。尤其是在城里定居之后,那份独属于年的趣味,似乎渐渐模糊,找不回来了。

小时候过年,多有意思!

临近年关,我总会跟在父母身后追着问:“爸妈,咱们什么时候去赶集啊?”一趟趟赶集,一天天忙里忙外地准备,年货渐渐备齐,怕腐烂变质,便一样一样摆放在冷屋里。就这样掰着手指头数日子,数着数着,终于盼来了除夕。除夕意味着能吃上一顿纯牛肉的水饺,意味着藏在衣橱里偷偷试了好几次的新衣服可以光明正大地穿上,更意味着等了一整年的春节联欢晚会终于要开播了。吃过晚饭,全家人围坐在一起,边嗑瓜子边看春晚,不知不觉,就到了十二点。新年的钟声敲响,悄悄在心里定下新一年的目标。春晚接近尾声,我们小孩子早已熬不住,倒头便沉沉睡去。大人们则忙着放鞭炮,噼里啪啦的声响从街头传到街尾,此起彼伏,一直响到天亮。

那时的过年,是一场漫长又隆重的期待,是一件认认真真、从头忙到尾的“大工程”。

可现在的年,完全变了模样。年货根本不用提前备,人们不再囤很多东西,反而讲究新鲜,随吃随

买。曾经稀罕的美味,如今已成日常,自然不会再为“解馋”而盼着过年。过年变得越来越省事,也越来越平淡。这不禁让我思考:既然“年味”如此寡淡,过年还有意义吗?

龙年春节,我们一家人坐上了开往江南古镇的列车。年味在烟火与山水间层层铺展。青石板路上挂起连绵的红灯笼,家家户户贴春联、挂福字,古巷里人声鼎沸,暖意融融。围坐在临河老桌旁,全家共享一桌地道年菜,热气氤氲中,夹一块软糯的年糕,品一口鲜美的鱼汤,舌尖竟然萦绕着家的味道。暮色降临,红灯点点随波流淌,一家人并肩而立,看烟花在古桥上空绽放,山水作伴,美食为媒,这趟旅途,让年的味道更浓,家的意义更真。

我慢慢明白,过年的形式一直在变,可年味从未消散。欢乐、喜庆、祥和,始终是春节不变的底色。

## 过年的记忆

邱素芬(兖州)

说着,笑着,忙着,累着,年就来到了眼前。

家里宽敞明亮的居室一尘不染,冰箱里的食物满得快插不下手,虽说想不起来该买什么样的衣服,但也一定要添件新的……这一切似乎都是锦上添花,而对于小时候的我们,过年往往有着“雪中送炭”般的激动和喜悦。

记得小时候在东北农村,一进腊月,我们这些小孩子就开始盼着过年了。临近年关,母亲会把有限的一点积蓄精打细算,除去平时不舍得买的大米、白面、肉等过年必需品,还会给我们买点橘子、苹果、花花绿绿的糖果存放在箱子里。由于数量不多,母亲嘱咐我们,只有过年时才能吃。在母亲打开箱子的时候,我们总要偷偷看看,只要看到那些糖果还在,心里就特别踏实。

盼着盼着,年终于来了。

除夕晚上,母亲会做上一大桌子菜,一家人围坐在一起,意味着新的一年团团圆圆。这是庄稼人一年到头吃的最丰盛的一顿饭。印象最深的,还是饭后母亲端上来用来消腻的山红皮子水,山红皮子水是用山里红的果皮制成的。

吃完丰盛的年夜饭,是属于我们小孩子的疯玩时刻,大家好像商量好似的,不约而同地拉着各自的

冰爬犁来到前山山坡上的最高处,然后呼喊着、惊叫着呼啸而下,一滑到底,风驰电掣。偶尔也有翻车的时候,爬起来,扑腾扑腾身上的积雪,继续重来,乐此不疲。

吃完年夜饭,大人们的重头戏就是包饺子。东北农村过年包饺子一般都是酸菜猪肉馅儿,这是东北人百吃不厌的味道,也是远离家乡的人魂牵梦绕的牵挂。

这时我们也疯玩回来了,便高高高兴兴地和母亲一起包饺子。包到一半的时候,母亲就会让我们猜,是会剩面还是剩馅。无论我们猜什么,到最后,都是母亲猜中——剩馅儿。这时母亲就会心满意足地说,剩馅儿好啊,来年有饭吃。现在,母亲再也不问这样的问题了,每次都是面光,馅儿光,母亲美其名曰,这叫老“正”家给老“好”家了——正好。

流走的是岁月,忘不了的是心情。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,天天都似过年。小时候那种数着手指头眼巴巴盼望过年的心情,只能永远停留在记忆中了。

